

「等」讀我

蘭玉吳

若把藝術分爲「爲藝術而藝術」與「爲人生而藝術」兩種，那麼曾心儀的「等」這冊集子當屬後者。本書計收十五篇作品，小說十二篇，散文三篇，而十二篇小說中，「第三類羅生門」、「我走過椰樹蔭影」、「烏魚子」三篇是政治意味相當濃厚的「政治小說」。「媚蘭和父親」、「等」則是以退役軍人爲題材，寫他們的顛頓流離，寂寞孤苦。「牆」寫一位兒子在監獄服刑的老婦，「朱麗特別的一夜」寫吧女；其餘幾篇是取材比較平面的女性文學，是這冊集子較弱的一部分。

作者的文筆相當好，流利自然，用字精確，行文不見刻意修飾或雕鑿的痕迹，遣詞造句平淡清新，細緻貼切。她的小說在不講究三一律的自由中，娓娓道來，十分感人。「媚蘭和父親」是其中最值得一讀的，作者的散文風格，在這一篇作品得以發揮其精妙，笑淚交織，讀來格外親切生動。文中的父親、堂伯父簡直是呼之欲出的人物，是我們隨時遇得着的、散落在臺灣各地，心靈飄泊但又亦莊亦諧的內地人；而朱叔叔却是同一族類，但內向、孤寂閉鎖以至於自殺的另一型人物。還有「等」中的老包、梁老也是無依無靠，風燭暮年的靈魂，較之媚蘭父親一類的人更流落。這兩篇小說勾勒出中國近代大動亂在臺灣這一角隅所造成的橫切面貌，輕淡的筆觸下隱伏著戰火，血淚的沉痛脈動。「媚」文時空橫跨今昔並及於父女兩代，有愛有怨；「等」的年輕扒手有畫龍點睛之妙，一方面可免素材過於單純，又映照出老少兩種不同的流落，一堪憐，一堪嗟。

這種深具社會意識的作品，無非想透過文學手法的處理，喚起社會羣衆普遍的反省及關注。至於本書所收另一類特具政治意識的作品，可以看出自傳性頗濃。如果有人認爲近兩年來黨外年輕一代的行動失之「暴烈」，那麼從其中幾篇作品可以看到一顆比較沉靜，纖弱和平改革者的心靈。但「我走過椰樹蔭影」有幾段對話頗具強烈、尖刻的諷刺性。「烏魚子」的象徵甚好。文中有一則所謂「烏魚子的故事」，說烏魚子是臺灣的特產，外省人不知道怎麼烹調，有的炒有的煎有的乾脆把它煮成湯，結果弄得味道不對，臭死了，就拿辣椒來除臭。其實烏魚子只有用炭火慢

簡介曾心儀的幾篇小說

烤才香，才好吃。這一段暗示出全篇的主題，高超的象徵手法較「我走過椰樹蔭影」的刻露對話幽默，又不失之於惡諷。

曾心儀筆下的人物多是自然呈現，而不費勁刻劃，所以她的小說毫不黏滯，具有疊遞層次的流動感。她很少在對話的場面凸寫動作，而是以活潑真實的對白帶出人物的語氣神情，使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媚」文：

當父親對母親拳打腳踢時，她（媚蘭）一邊咒罵父親，並在慌亂中暗中打父親，於是激惱了父親，父親連她也打起來，而媚蘭的五個弟弟妹妹也都加入了反父親的陣容裏。當鄰人來勸架的時候，父親慘白著臉，氣喘喘地說：「他們，全體，打我一個人。」

這話裏的標點符號用得很微妙，如果少了任何一個，這句話就失去了生命。

「牆」也寫得好：

裏面，中年男人靜靜地看了一會兒資料，把她的身份證丟出來，淡淡地說：「劉自強在裏面犯規，不准會面。」

她渾身的血液在這一刻都冷卻了。男職員揮揮手，要她走開，接著辦理下一位的會面手續。

她驚愕地環顧四周，迎著人們沉默的，同情的眼光。

像這種素淡的文字看來容易寫，其實最難捏拿準確，一處理不好就失之於枯索無味。「牆」的前半以連鎖的動作寫老婦人的內在意識，收放很有分寸，但車程中以敘述篇幅寫老婦回想強兒成長的過程，顯得較弱。

「戀歌」、「燃燒的心」、「在霞輝裏」、「失去的嫁紗」、「曠野裏的一宅屋」五篇，個人以為略遜前面介紹的幾篇。「朱麗特別的一夜」寫吧女，真實感的強度不够，沒有掌握住那種生活中老辣的特質。

大體說來，曾心儀的風格像一位淡粧的清麗女子，不造作，風姿自具是她最大的長處。